



# 青土湖畔

QING TU HUPAN


雷恒昌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文革”烈火烧向边远荒村，老百姓被烧得焦头烂额，迷失方向！  
他们心理扭曲，行为异常，演绎出一幕幕令人颤栗的故事！  
噩梦惊醒，终于盼来明媚春光，人们的聪明才智尽得施展，  
贫穷荒村出现了盎然生机。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

ISBN 978-7-5468-0043-1



9 787546 800431 >

定价：46.00元

# 青土湖畔

QING TU HUPAN

雷恒昌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土湖畔 / 雷恒昌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68-0043-1

I. 青… II. 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351 号

书 名 青土湖畔

---

作 者 雷恒昌 著

责任编辑 汪 泉

装帧设计 王林强 赵培文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34

插 页 2

字 数 490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 04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43-1

定 价 46.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王建疆

今年三月的一天，雷恒昌先生把它的新作《青土湖畔》的第三稿带到了我的办公室，希望我为他写篇序，我当时碍于情面不好拒绝就答应了下来。因为工作繁忙，一直延宕到四月才得空翻阅此稿，没想到，这一翻竟然被它套住了，尽管草稿文本中有不少的打印错误，但却难以释手，于是就在一年最繁忙的季节——研究生招生、研究生答辩里，利用午休和晚睡的间隙把它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了一遍。读完之后，意犹未尽，仍有很多耐人回味的地方。

细细想来，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呢？虽然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命运。小说中涉及的人物大概不出三十个，生长在甘肃河西某县沙漠的周边，但却穿越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复苏期三个历史阶段，交织着悲惨、动乱、人性沦丧与复苏、和平、人性回归所带来的悲欢离合。其中，尤其聚焦在因有历史问题而遭迫害的来长发一家的苦难岁月和家业复兴之路上。展现了那个黑暗时代由于人性的异化、良心的扭曲而造成的对人的价值的蔑视和对人的生命的践踏。同时也不忘表现当地百姓中正义和良心的存在，使人在痛苦和绝望中仍然保持着本能的爱和苟且偷生的欲望。

书中没有故事的偶然，也没有手法的新奇，更没有沙尘暴、黑旋风的传奇，即使是情节发展也无大起大落，只是在有条不紊地叙写着农民的、看起来是那

么自然的行为和命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来建国、姚培乐、杨清秀、张德云等，个个性格突出，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就像种植在黄土地里的洋芋蛋那么突出，又像生长在沙漠中的红柳丛那么自然，充满了西部风情和乡土情趣。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农民生活的最原始、最忠实的记录，是一部家乡农民的生活史和命运史。这一纪传是那么的真实而又沉重，因而具有使人牵肠挂肚的力量，使读者不得不关注人物的命运轨迹，从而产生了艺术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就是艺术的魅力。

当然，一般小说吸引人的方式不仅在于人物的命运，更多地来自于情节的跌宕起伏。但情节的引力并不只在情节本身，还是要靠其背后的人物命运。《青土湖畔》大概是深得艺术吸引力的这一奥秘，跨越了情节的跌宕起伏而直趋人物的命运变化。从而产生了于朴素平淡之中见真情、见真谛、见道义，又于真情、真谛、道义中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作者以前未曾有过长篇之作，这部小说应该是其处女作了。但他此前已有了诗歌和散文创作的经验，还出版过诗集《诗花歌絮》和散文集《碧野芳草》，因而，艺术的驾驭力不在话下。《青土湖畔》善于在客观的叙事中不留痕迹地流露出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对文革的反思，对道德的希冀，对命运的看法都是非常隐蔽的，但又是读者随时随地能够感觉到的。虽然没有演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信念逻辑，但已能使人强烈地感到人间正道的存在。来长发一家就因出身问题，其妻在一九六零年饿死，他本人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其子女备受冷眼、歧视、压制甚至迫害。但由于他们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素养，社会最终未能把他们压扁和毁灭，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得以施展才华，发家致富，造福乡里，光宗耀祖。这样的阅读效果，过去被视为现实主义手法的胜利，现在看来仍然没有过时。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思想和感情的自然流露，从而达到一种客观的真实。这一点作者做到了，因而他的这部小说就有了能抓住人的地方，从而取得了成功。

据作者本人说，他写这部小说是有道义担当的，就是要通过这部小说报答故乡的父老乡亲。但我认为报答是有限的，而艺术之路却是无限的。在我看来，那个由于西部生态严重失衡而早已干涸的青土湖，也许是出产黑水怪和黑旋风的地方，极有可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灵感之地。因此，我倒希望作者能够立

足于乡土意识又超越这种乡土意识,在小说园地的耕耘中迈向更高境界。  
是为序。

2009年5月于西北师范大学博雅斋

(王建疆,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史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甘肃省美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作协会员)

序

## 目 录

- 楔 子 1001
- 第一章 悲 葬 1003
- 第二章 考 学 1011
- 第三章 姚培乐行乐 1015
- 第四章 瓜地里 1025
- 第五章 新麦上场 1031
- 第六章 校园时光 1035
- 第七章 贵珠出号 1041
- 第八章 建国寻姑 1045
- 第九章 浇 水 1051
- 第十章 毕业还乡 1059
- 第十一章 梦想破灭 1065
- 第十二章 凤凰展翅 1073
- 第十三章 亲近自然 1077
- 第十四章 筹办初中班 1083
- 第十五章 逼 婚 1087
- 第十六章 换 婚 1097
- 第十七章 水库锻炼 1111

# 青 湖 畔

- 第十八章 搞副业 1167
- 第十九章 打井 1187
- 第二十章 闹社火 1167
- 第二十一章 文革风烈 1189
- 第二十二章 来长发自杀 1217
- 第二十三章 沙漠深处 1245
- 第二十四章 珍珠的婚事 1255
- 第二十五章 常玉花的遭遇 1269
- 第二十六章 一字之罪 1277
- 第二十七章 张德云复出 1285
- 第二十八章 包产到户 1303
- 第二十九章 各显神通 1355
- 第三十章 背井离乡 1382
- 第三十一章 开垦青土湖 1391
- 第三十二章 姜长山出狱 1395
- 第三十三章 创业内蒙 1403
- 第三十四章 清秀饭馆 1419
- 第三十五章 青土湖的春天 1437
- 第三十六章 沙漠孤魂 1451
- 第三十七章 喜结良缘 1457
- 第三十八章 新婚燕尔 1471
- 第三十九章 张德云嫁女 1481
- 第四十章 魏母患病 1487
- 第四十一章 忍疼割爱 1499
- 第四十二章 落叶归根 1509

## 楔子

青土湖位于东湖县北腾格里沙漠南缘，是石牛河最下游的一个内陆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里还是烟波浩淼、鱼鸭嬉戏、舟船游弋、游人如织的热闹境地。湖的北边紧连着浩瀚无垠的腾格里大沙漠，金黄色的沙峰绵延起伏，一望无际，仿佛大海的波浪，一直荡漾到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湖的东南西南三面遥望着柳林镇、刺湖乡和红沙岗三乡镇的几个村庄。

湖的周围生长着一望无边的芦苇，芦花开时，紫波荡漾，清香四溢。鹅鸭鸥鸟在草丛中忽而飞起，忽而钻入草中；成群结队的蝴蝶和蜻蜓像婀娜多姿的舞女嬉戏游玩，其乐无穷。

早先，青土湖边还矗立着一座八卦庙，庙里僧人众多，香火旺盛。据传，湖中还有一头金色的水牛，每当月白风清之夜，湖中便会笙箫悠扬，歌声嘹亮，仙女们翩翩起舞，充满着神秘奇异的气氛，这头水牛能够给湖边的父老乡亲带来幸福，所以每年的中秋节，各村的长老们都来这里给水牛献牲上供。湖中有水牛的消息传到国外，引得洋人垂涎，某一年，便来了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人，他们掠走了湖中的水牛，从此以后，青土湖水就开始逐渐稀少，湖边人的生活也就开始走下坡路。

在青土湖还兴旺的时候，每年的八月十五左右，周边的农民们便约定一个日子开湖铲草，四乡八村的群众坐着各自的骡、马、牛、驴等牲口套着的木轱辘大车，拉着铲草的工具和居住吃饭的行李用具，到湖里安营扎寨，摆开铲草的战场。人们在湖里一直苦战几十天，等到把湖里的青草全部铲割完毕，这才套

# 青 湖 畔

起车，拉着青草浩浩荡荡地打道回府。那迤迤而行的草车，青绿诱人，芬芳扑鼻，让人心旷神怡！

到了一九五八年，东湖人民在石牛河通往县境内的紫崖山和红山之间修起了一座能够蓄积一万两千多立方水的大水库，把从石牛河的水拦腰截断，从此青土湖便再也没有了上游流下来的水，湖里的水便渐渐干涸，变成了一个苍茫茫的大碱滩。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场十分罕见的大饥荒发生了，青土湖边的农民们饿得皮包骨头，面黄肌瘦，好多人饿坏了身子连路都走不动了，只能在地上爬行。几乎每个村都有饿死的人，有的村子因为饿死的人太多，周围的亲邻们没有力气抬埋，那些死了的人就只能展脱脱躺在炕上，在屋里腐烂发臭！身体还没有完全垮掉的人眼看着亲邻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自己的生命也朝不保夕，惶恐得不知所以，便赶紧拖儿带女，逃往内蒙河套或是新疆谋生。

在青土湖通往阿左旗的沙漠里行进着绵绵不断的逃荒者，老的背着小的，小的搀着老的，行动艰难，面容憔悴，那种凄惨的情景，让人看一眼就心酸落泪。有的人走在半道上就活活饿死了，直挺挺地躺在路边，尸体上连沙子都顾不上埋压。命大的人历尽千辛万苦，跑到深山牧区或是后套一带，最终逃得一条活命。没有力气离开家乡的人便套着车或是骑着毛驴到青土湖里扫草子，挖草根，以挽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饥荒还没有过去。偌大的青土湖里一片荒凉，尖利的春风像刀子一样刮削着人们的脸皮，在湖里扫草子的饥民们哆嗦着身体，肚子里没有积食，难受得叽里咕噜乱叫。放眼望去，青土湖的四面八方都有拿着扫帚扫草子的人群和他们来时套的牛车或是骑的毛驴。

太阳快要落山了，人们就开始急忙收拾自己扫堆的草子，让尖利的风吹去草子中的灰土。满湖里尘土飞扬，一片混沌，迷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顺风村来

长发的妻子刘梅英也搭乘了本队张大爷的牛车来扫香麦子。她已经好几天没见五谷了，她的头发像乱麻窝，脸上黄缥缥的，眼角上挂满了忧郁和愁苦，她觉得自己头晕眼花，风一吹就要跌倒，无奈屋里还有几个娃娃啼饥号寒，她不得不挣扎着来到湖里弄点草子。她竭力地挣扎着，尽量不让自己跌倒，但虚弱的身体不听她的支配，任凭她拚命挣扎，身子还是软囊囊的，左摇右晃得站都站不稳当。

张大爷看她将要倒下去，急忙上前将她扶住，她才没有倒下。

“来嫂子，你不要太好强了，你就坐着扫吧，扫多少，算多少，你不能硬比别人。”

“我知道！”说着，她的嘴里就不住地哈粗气。张大爷害怕她再扫下去出问题，就赶紧帮她收拾已经扫堆的草子，并用红柳筐子揽起来放在迎风处让风吹掉灰土。风不攒劲，灰土吹得不太干净，但总比不吹强得多。弄完了刘梅英的草子，张大爷把自己的草子也弄干净了，就赶忙套起车，急忙往村里赶。

刘梅英今年才四十二岁，论岁数，还不算大，但饥饿的力量太大了，它一施淫威，一个好端端的人就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刘梅英用尽吃奶的力气还是上不去车。张大爷已经完全不顾往日的禁忌了，他将自己的右腿支起来，让刘梅英把脚踩在自己的膝盖上往车上爬，刘梅英就把自己的一只脚踩在张大爷的腿上，两只手使劲攀着车辕条往上爬，她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总算爬上了车。

张大爷松了一口气，自己顺势一跳，就坐在了车辕条上。他拿起红柳鞭杆，在牛屁股上抽了一下，老牛就慢悠悠地走开了。这时候，湖里还有好多人在继续扫着草子。

草子是可以救人性命的。尽管人们吃了有些草子脸会浮肿，或者拉不出大便来，非得别人用棍子帮他掏才能掏出来，人们明知吃草子难受，但还是得吃，因为不这样，肚子里就会空无一物，就会死得更快。所以，只要还有一口气，人们就挣扎着到青土湖里扫草子。

牛在饥荒年，也饿得瘦弱不堪，虽然张大爷不断地用鞭杆抽它，但它还是慢条斯理、摇摇晃晃、不紧不慢地挪动着它的四蹄，并没有一点快走的迹象。张大爷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刘梅英的二儿子来建民和女儿来蓉蓉蹲

在大门外等她，刘梅英慢慢地下了车，张大爷帮她把装草子的口袋交给她的孩子们，就径自回家了。

来长发的家庭解放前是个殷实人家，土改时被定为地主，他家的房子修建得十分讲究，虽然整个庄子也是土块垒起的院墙，但是住人的房子却是那种有钱人家普遍修建的转廊房子，木料都是从南山上运下来的，前门墙镶嵌着、雕着禽兽虫鸟、花草树木的木板，屋子上四梁八柱，屋外面飞檐斗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气象雄浑、美丽壮观。

刚进大门有四扇屏风，每块屏风上都有书法家题写的诗句。土改时，前面的两个倒座分给了从河南来的杨棉花匠，后来，杨棉花匠将倒座和街门拆了，搬到别处去了。来长发只好在前面重新砌了一道土墙，挤了一个小柴门权做庄门。来长发为了不让孩子们饿坏，他就不断地抽取房顶上的椽木，今日卖掉一根，明日卖掉一根，就这样消冰化水地把西面的两间厢房的上盖给折腾光了。但他一点儿都不可惜，他认为人是真的，钱儿银子是假的，只要有了人，虽没有钱，以后还可以挣回来；如果人都没了，你就是有万贯家财，又能做什么呢？

饥荒还在继续，顺风村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村里已经有好几个人饿死了，剩下的人也有好几个成了朝不保夕的人！刘梅英经常把食物省下来给孩子们吃，而自己则常常饿着肚子，由于饥饿过度，她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她眼窝深陷，天灵盖上的白皮像雪片一样往下掉。就在她从湖里扫回草子的第三天黄昏，她就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便一头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已经六岁的女儿蓉蓉，看见妈妈跌倒在地上，因为她不能直立行走，只能加快了爬行的速度向前爬去，但等她爬到妈妈跟前时，她妈就只剩下一口气了，只听得妈妈断断续续地说：“等会……儿……你爹来……了……不要为我……再花钱了，就救……你们吧……”说着已经翻开了白眼仁子。

蓉蓉紧紧攥着妈妈的手放声大哭。等来长发提着一筐子柳根，走到他家墙外就听到了蓉蓉声嘶力竭的嚎哭，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吼吼扑向院子，但这时他妻子就已经没救了，他赶紧放下柴筐子，将妻子抱进屋里，轻轻地把她放到炕上。

刘梅英尽力挣扎着睁开眼睛，深情地望了丈夫一眼，嘴大张着却发不出一声声音来。一倒在炕上，她就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仿佛跌入了深不见底的

黑洞,无论她怎么样扑腾还是昏昏沉沉,眉眼不睁。来长发从厨房里端来一碗水,准备往妻子嘴里灌,但妻子已经咽气了!他双手抱着低垂的头,嚤嚤地啜泣起来,过了许久,他才醒过神来,急步走出庄门去叫隔壁的赵子成。

听说来长发的老婆死了,几个年龄大些的邻居就都先后赶来了,帮助来长发打理死者的后事。赵子成老成持重,经验丰富,他和来长发将刘梅英抬到院子外面的草棚子下面,让来长发给死者烧纸。来长发像个木头人一样,笨手笨脚地跪倒在刘梅英的头前,燃着一张麻纸,但无论如何也哭不出声音来,只有眼泪扑簌簌地落在胸前。来帮忙的人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也都唏唏嘘嘘地抽泣着,不住地用手背揩拭自己的眼泪。

张大爷来了,他是顺风村年龄最长、威望最高的老者。他将赵子成和来长发叫到东厢房,同时又跟进来几个人。

张大爷说:“人已经死了,死了就不能复生。亡人入土为安,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怎么安葬她。我想,无论如何来长发还是得给她张罗一口棺材。来老大,你是否有现成的木头?如果没有,就赶紧想办法叫人去买。”来长发愣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说什么丢人的话呢,我现在连锅都揭不开了,哪里还有钱去给她买棺材呢?西厢房已经卖了,给孩子们换了吃的了,早知道她有今天,我就应该把西厢房的梁留下给她做个棺材,可是,现在已经晚了!”他的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搓着,眼睛里飘浮着迷惘的游丝。

“后悔药也没吃头,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把她搁放安稳。”赵子成说。

张大爷叹了一口气:“好吧,实在没有办法,就给她卷一块席子吧。”来长发说:“就把炕上那个炕柜子给她装了吧,那是她娘当年陪给她的嫁妆。”他把目光投向炕里边的柜子。

“也行,那就赶快把刘木匠找来收拾。”张大爷吩咐一个年轻人去叫刘木匠,又与众人商量了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大家就分头行动了。院子里挂上了一盏蘸着柴油的大油蛋,黑烟熏得人们鼻孔里积了一层厚厚的烟灰,木匠忙着改制装殓死者的柜子。柜子有点短,又无法接长,刘梅英的遗体放在里面盛不下,她的脚还耷拉在柜子外面。

党琪惠是刘梅英的娘家嫂子,五十多岁了,也是个“四类分子”,因为她男人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改,饿死在夹边沟了,所以

她也就成了下等公民。她得知小姑子刘梅英死了，伤心异常！她清楚地知道，自从刘梅英嫁到来家后就没有过上一天安生日子，不是陪着丈夫挨斗，就是被生产队长派去干最重的营生，受尽了人间的冷眼。一年四季眼泪和着汗水淌。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干活，硬撑着完成队长分派的活路，夜深人静时，就经常偷偷地在被窝里流眼泪。遇上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刘梅英的三个孩子吃了早顿没晚顿，三天两头地断炊。有了一点吃的，自己也舍不得吃，全省给孩子们吃了，把自己的身子彻底弄垮了。眼下正是春荒时节，新麦还没有上场，她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就走了！

党琪惠拿着自己平日里舍不得穿的一件黑布衫赶到来家，将男人们支开，端来一盆清水，让另一位妇女拿灯照着，将刘梅英身上的衣服剥了，找了快干净布子，将梅英的身子从头到脚地擦洗了一遍。她认为，人虽然死了，但也不能让她脏着身子到阴间去，必须让她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她又从梅英屋里找了几件好一点的衣服给梅英换上，然后将梅英眼皮子按了几下，虔诚地祷告说：“梅英，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们是不会望着你的娃娃受罪的。”说着，她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泣不成声……

## (二)

正在柳林镇县五中上学的来建国得知母亲去世心急如焚，他向老师请了假就直戳戳地往家里赶。和他同班的杨玉洁、刘珍珠、张大民知道来建国家里出了事，也都向老师请了假陪着他回村。一路上，来建国闷闷不乐、痛苦万状。随行的同学们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解除他的哀痛，只好紧闭嘴巴，锁住眉头，跟在他后面长吁短叹。

来建国是班上的好学生，虽然他家里经济条件差，可他在学习上比谁都用功，加上自己爱动脑筋，喜欢向老师提问题，所以他的各门功课在班上都很出色，因而深得老师的青睐，也颇受同学们的尊崇。同村的杨玉洁、刘珍珠和张大民更是将他引为自己的楷模。

来建国现在满脑子里映现的都是妈妈的身影，怎么都排遣不掉自己对妈妈的痛苦思念。妈妈性格羸弱，逆来顺受，从不和爹爹红脸，也不轻易向自己和弟妹发火，更不和庄子上的大人娃娃见过，即使在外面遇着特别生气的事情，

她也是忍气吞声，一言不发，绝不因为小事得罪别人。她具有天下所有母亲都具有的善良和仁慈。凡是从野外弄来的草子树皮，她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尽量去掉苦涩的味道，让孩子吃起来觉得绵甜。晚上，他和弟妹早已入睡了，母亲还在脚不停地走出走进，不是洗锅抹灶，就是坐在煤油灯底下给他们补衣裳、纳鞋底。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是家中睡得最迟，起得最早的人。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年他患了肺炎，高烧几天不退，而且咳嗽不止，妈妈就背着他跌跌撞撞跑了二十多里路到柳林镇的公社医院去看。赶到医院的时候，妈妈的全身都已经湿透，连她的头发梢子上都在滴汗。医生赶紧开药打针，积极救治，在医院里住了十多天，他们才出院回家，妈妈见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才破涕为笑……

如今，妈妈已经离开人世，她的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和弟妹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自己和弟妹们将如何长大呢？爹爹的下半生又将如何度过呢？他越想越后怕，越想越担忧，辛酸的泪水噙满双眼，痛苦像一条粗硬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自己的心灵。眼看就要到家了，刘珍珠提醒来建国：“姑妈去世了，我们到了家里总得先给她烧个纸吧？前面有个商店，我们去买几张烧纸吧，另外，也总得给姑妈做个花圈。”珍珠这一提醒，来建国也仿佛大梦初醒，他们就到不远处的商店里买纸去了。

### (三)

刘梅英的葬礼如期举行。别看来建国只有十五岁，但他想问题办事情的老练却俨然像个大人。

他说：“我们家里虽然穷，但妈妈活了四十多年，现在，我们也不能把妈妈的丧礼办得太寒酸了，她养了我们姊妹三个，一辈子没少受苦，我们绝不能马马虎虎地将她埋了，应该请个道士给她念卷经。”他爸爸及亲戚们听了来建国的一番话，觉得他说得很在理，就打发了一个邻居去请道士，其他人和那几个学生一起糊了两个花圈，道士念了几卷经。

为来嫂子送行的人很多，大家都认为刘梅英生了一个懂事的孩子，为她感到高兴。

发丧那天，来建民在前头举着招魂幡，来建国一手抱着妈妈的神主，一手攥着从肩头上搭过来的拴在妈妈棺材上的白布，在护丧的扶持下，悲痛地走向